



詩

月夜有感
(慈利蔣安濟世民)

缺月漸東上，竹影移前窗。淙淙山泉響，汪汪灘
吹危，閣閣田蛙聞，煌煌晨成雙。荷有勾踐氣，
必報此烏邪，

■俯環閣四首

俯環閣中傍徨遊，突視宇宙皆罅因，靜聽溪水悠
悠去，臨岸斜陽黃似油，
俯環閣中花木多，有曼垂釣吟曲歌，晨聽銜鐘曉
然開，滿街朝氣宛如何，
俯環閣中俗物少，（借佛庵句）俯環閣前看斜照
暮紛紛不問，蒲天意柳似城牆，
俯環閣中顧德仁，俯環閣內產偉人，學古體經少
暇日，浩浩文章無涯垠，

出塞聲
(慈利龔承上言章)

鐘寃暫罷坐，耳目隨心清。隱草聽蟲沸，穿林
鼠驚，空林留月影，片葉御風行。慷慨誰家子，
高歌出塞聲，

有鳥夜噪樹

有烏夜啼樹，一般俗字，宛宛寒暄，伴露書燈，亦似閱我顏，閱我痴如僧，問我不答我，間似有庸，鳴聲一何急，使我詩料增，卽聲之紙，紙上黃蕉層，嗟嗟彼烏鳥，實長我無能，辜負此良夜，痛哭空拊膺，

知駱君晴暉病起感懷原均

（憶更）
耳冷心灰久，關懷夜向牽，論年深忘老，雙月樓
暝眠，病劇身知變，醫精壽自延，卜鄰王翰廬，
晨夕共相憐，（寓舍相距咫尺）

附錄賈君原作

夏令如秋夕，（今夏淫雨氣涼余因感寒卽於六
八日曉得霽延月餘）堆胸百感牽，孤懷長喜
，（病中王得思及各詩友屢來慰問）永夜半無
，久苦離羣累，偏致歲月延，從茲肩又重，另
幾人憐，（宋君竹青一人知余最深）

■病犬行（并序）（續）（草莽室主）

人復幸矣。樂師徒以白臘加我身，天將假，地將
，人命危將絕，此理近七晝夜不可說，阿哥黃
勿說醫，豈知此病魔令盧風復生醫無術，小弟
我勿執掌，嗚呼我不執掌我氣安出，唯有老
最可惡，爲這老劉，汝休休，讀書須要身體好
如汝病危欲何求，我聞斯言怒不息，髮欲衝冠
欲裂，總不信此身應爲病而死，此必亦隨病而

長河不歇，君子當自強，他人之言我何傷，且盡我高歌之豪情，且任我放能之猖狂，不遺不屬匪英雄，要受天磨乃豪傑，漫得不堪罵病夫，藥餌備將苦肝膽，志士心驚死未休，少年意氣終不折，儘有肝腸熱，豈任河山缺，瘦骨欲將將來天絕一肩担，涕淚會當爲我九州中國一酒盃，受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老劉老劉汝且忍耐此時節，杜鵑哀啼聲不竭，春晝到老絲不絕，長吁呻吟作病夫行，仰天噴出腔中血，（完）

詞

齊天樂

(彈赦老人)

分隊逐禍亦禍矣辛丑唐老韻二闕

一遂寬入無人境，我拙情形敢巧，上海撤兵，昇奉立帝，步履井然完好，算成功了，借問中華如今如何老，不戰棄關，張家兵馬君休道，

臺灣亂而割地，把糊塗舊帳，拉雜攤換，共起亡國，母家在京，顧一酒三席話，首級叛盜，次痛飲黃龍，陣亡追悼，雪恥報仇，快哉酒酣，

秦虎龍，體有斜陽紅好，我頭白了，待禱穴填遺恨，年歲駁，體有斜陽紅好，我頭白了，待禱穴填遺恨，將軍亦老，末造唐明，如何開國魔高道，

其蘇離接政府，演巴黎恐怖，望屋縱燒，慘已公雲，魔魔者初，史筆一顧分清，大書筆塗，到頭骨生苦，帝憐鬼情，同父母生，無人過墨明，

游記

別來數年的四川（續）（談虎）

天漸漸的模糊起來了，江面漸漸狹小起來了，水勢漸漸急湍起來了，員船進了三峽，好似火車上了鐵道，船沿七蕩舟橫無隙縫的不休，東邊成了數丈寬的山峽，春雨是這樣的綿七不休，山嶺上這樣個不調，輪船的交通，又是烏鳥繫着，如不是歸舟而是東下的話，難免不猿猴之聲浪了，三峽不下九百里，經過巴東歸數小縣了，兩岸壁峰入雲，重巒峭壁，除偶因野戰奔馳而外，

白殺

錯誤

一個跑巡機器廠裏去做工的人無論他如何小心謹慎而他所穿的像雪般潔白的衣裏過不到幾個鐘頭總會染些骯髒。照樣一個人入到這污濁的塵世間來耳目所接手足所觸隨時隨在都在叫我們沾污染垢想要保持自己德性的真操那就難若登天做和尚也不過自欺。

不過就本性論誰都不願意自己已被玷污的換言之誰都願意始終做個完全人就是這不懂所謂善惡的小孩子他何嘗肯受人家壓制他不是常見一個人明明是做錯了某件事情而得到有人要指正他的時他便掩飾着不承認了這就是證明無論誰對都是忌憚對完善是樂受自但是因為世界邪惡的勢力太大人們無力與之對抗在最後的掙扎中只得心甘情願投降而屈服任從惡惡來欺代他使順性改為逆性之用惡仇為友以非為是是皂白顛倒從此間再沒有完全人。

（特稿）

閱報諸君對於（自殺）如有疑問請向本報代辦北源口信義神學文字佈道處或劉受靈先生自有相當的解答。 漢口神學院院啟

詩話

向然罕有人跡，同古時李開化的督夫一樣，沿路雖然有幾個小墟，靠近江邊，但冷冷清清，既無一縷炊烟，也無一簾綠蔭，荒涼，淒慘！同家外巫城，些無差別，但是這種不開化的地方，却會被紅軍佔領過，藉此砲擊往來的商輪，這又是頗足驚奇的一回事罷，

到了白帝城，天地忽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我們算是回到桃花鄉了，蜀江水碧蜀山青，掩映着將發的楊柳，含苞的桃花，潯色的，比之江風南氣，有過之無不及，假使不知道當地社會情形，民衆疾苦，而單看自然的風景的話，他一定要說四川是一天國，

萬縣是川東繁華的一樞城市，當楊森建都於此時，曾大事建築，雖則在山峯如何陡峻，江流如何湍急，却修築了幾條寬大的馬路，聳立的幾幢富麗洋房，還有庫巨大的萬縣橋，萬縣自從楊森向英艦開砲以來，全國幾無不聞名，至今過其地者，猶見砲砲斑斑，英國砲殼的殘存，街道有些老道留着荒涼的空曠，帝國主義的威風，猶深刻的印象在萬縣城上，

用錢才感覺困難了，船到宜昌，客人必把鈔票換成硬洋，

(未完)

邇來晚懷詩話(十)(續)

他如斜陽低在水，亂竄連天斜陽五字，明麗噴血。中風雨過，落花滿路，奈何句，最是明機妙孤，火宿漁蟹。江空寒氣，立風急，暮猿哀，風林無聲，柯柯盡，無安流，楓海橫，千帆渡，天開九句，（香港）無舟行，一日有青山秋，在臨江雁聲裏，關江二字，妙在皆大，妙此詩之似同而美者，庭梅嬌年，古港花，得雨雲，形勢長江關大計，白衣不著，看功成（書王正雅事），不爲五斗折腰，更老去，神州袖手，看水南無敵，萬山好，苦憶故人，問客五洲，棋一局萬古，悔時終（黃古句），獨異新用，實可謂熟料矣，吳文梅庵著，有悔庵堂詩，十五卷，傳鈞安，曾師錄，惟舊詩文金，象銅鑪，一爐共冶，予亦偶然，年雖老，不廢鉛筆，靡江淹才盡之議，有術武好學之懿，茲錄詩二十餘首。

（未完）